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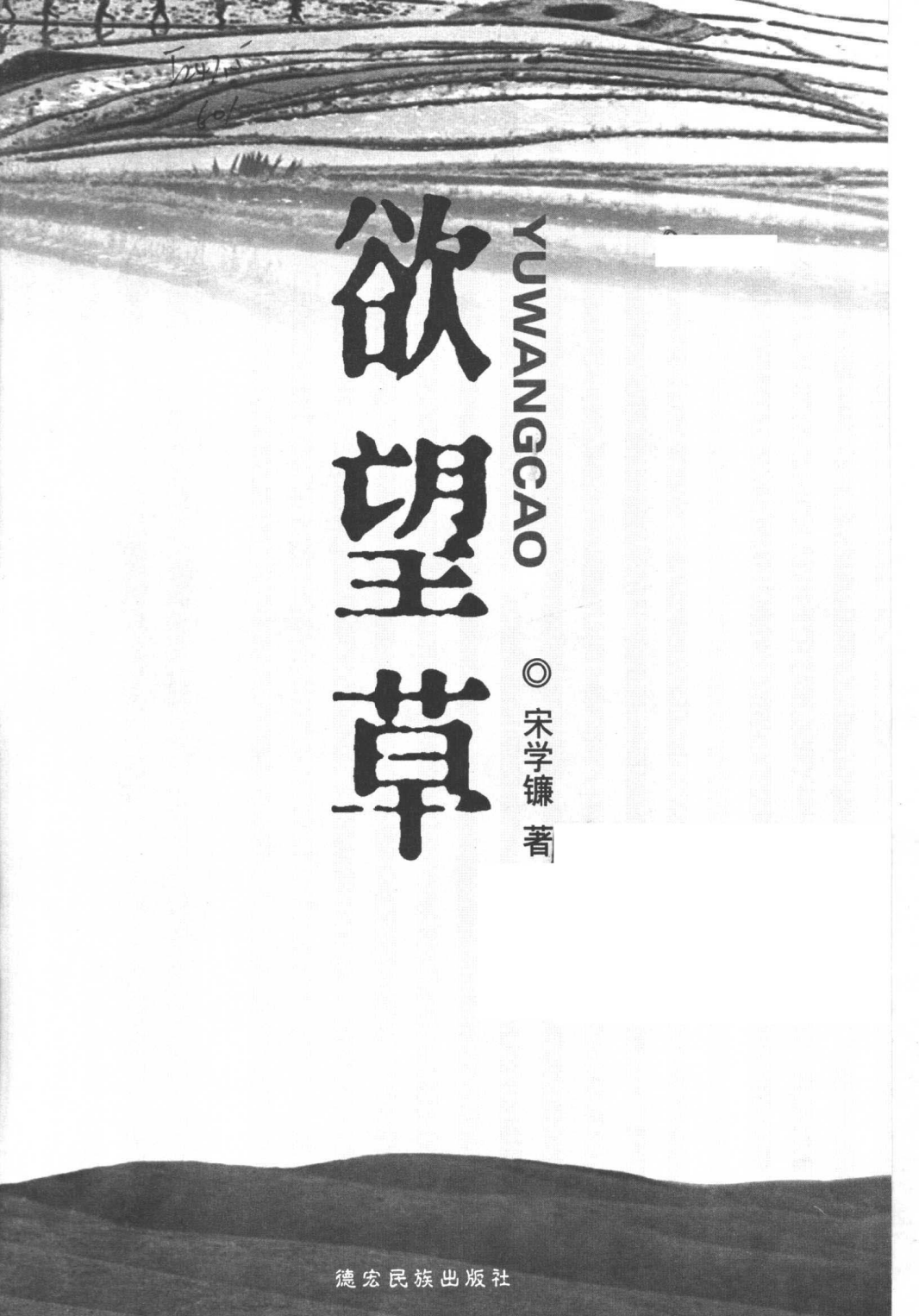
欲望草

YUWANGCAO

◎ 宋学镰 著



德索民款出版社



欲望草

YUWANGCAO

◎ 宋学镰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欲望草 / 宋学镰 著 — 德宏: 德宏民族出版社, 2002. 6

ISBN 7-80525-652-7

I. 欲… II. 宋… III. 欲望草 IV. I. 1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7523 号

书 名: 欲望草

作 者: 宋学镰 著

出版·发行	德宏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	思继春
社 址	潞西市青年路 1 号	责任校对	番绍芹
邮 编	678400	封面设计	魏 伟
电 话	0692-2124877	印 刷	四川南方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32	版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张	14	印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次
字 数	270 千	定 价	19.80 元

内

容

提

要



在大饥荒年代

岷江上游一个为江水阻隔的岛上

饥饿如云，笼罩在人们头顶

有人去偷盗抢夺

有人为了一根红薯出卖自己的身体

人性呈现出它原始的面目

欲望的火焰在疯狂地燃烧

一个叫鲢巴的情窦初开的少年

忍受着饥饿与爱情的双重折磨

爱情闪耀出它金子般温柔的光辉……



宋 · 学 · 镰

四川彭山人，做过船工、砖瓦工、与人合伙办过工厂。现任职于文化部门，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眉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生存之门》获第三届四川文学奖，《巅峰女人》获首届东坡文学奖，剧本《梅花·樱花》获四川省委宣传部特别奖。

- 责任编辑：思继春
- 特邀编辑：周月明
- 版式设计：陈 俊
- 美术插图：刘良伟
- 封面设计：魏 结

YUWANGC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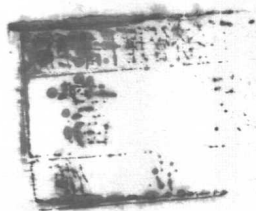
本性是人类最真实的东西，

无论社会多么进步，

现代科技多么发达，

但本性的东西如山川，面目依然。

——作者



作者序

我曾在一张文联的报纸上写过一篇谈创作的短文，叫《状态性的生活和进入状态写作》，其中有这样的话：“生活是全方位的、立体的、呈多角度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丰富多彩’。”对生活的任何哲学概括都只不过是叶片上的主要经络走向而已，而经络之间更细的网络呢？还有网络之间那鲜绿的叶肉呢？

哲学产生在经络上——或者更细的网络上，而艺术则发生在鲜绿的叶肉里。叶肉本身没有固定的走向，只是弥漫填充在经络和网络之间。

一句话，状态性的呈现，让世人自己从“叶肉”中去感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重要的是要身不由己的进入其中，充分感知叶肉，品咂其味。所谓“仁”、“智”之见，是之后的事情，也许是从回味中得到的某种感悟吧。

我的与青年临界的一段少年时期，在一个江村小岛上生活。那是一个为江水阻隔的长形岛子，如一片长圆形的树叶。它四周是水，只在靠山的地方，水才浅了许多，冬天枯水季节，可以从石墩上如袋鼠一样跳过去。

那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岛子，那是一个仿佛孤立存在的国度，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外界人把它称作“小台湾”……

之所以如此称它的原因，不仅是地理特征的缘故，而是因为那里什么都有，包括人，包括各种现象。麻雀虽小，肝胆俱全。成语曰：一斑窥全豹。那岛，非只“一斑”，从它，便更可见当日之全豹了。

那正是一个物资极端匮乏的年代，外在的物质的东西越是匮乏，内在的人的本性便表现得越充分。

本性是人性最真实的东西，无论社会多么进步，现代科技多么发达，人的本性从根本意义上说，不会变。社会发展，科技进步，教育飞跃，可能会使人之本性的存在方式发生一些变化，表现得更有序一些，但本性的东西如山川，面目依然。不信试试，如果将几个人置于荒野地带许多年，本性的东西没有了现代文明的守护和遮拦，它便会以从来就具有的面目出现……

人的本性、原始性、自然性，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有人的自然性才与大自然的山、水、雨、雾、鸟叫、虫鸣等等更合拍一些。在这种时候，人与山、水、雨、雾、鸟叫、虫鸣息息相通，而大自然的一切，仿佛也具有了人的灵性。

这仿佛已经不是说小说了，而是在说诗。其实，小说和诗，在本质上都是一回事。

《欲望草》意在如此呈现一段日子和生活，意在感悟到这些影影绰绰、时明时暗的东西。这样一来，有那么一点儿原生的神秘的气味，也是自然的了。

人，往往因为现代文明而误会了自己。也许今后，随着人类社会的高度发展，这种现象还会更加严重。这些人以为自己是与自然毫不相干的另一部分……这是可怕的：忘记了自己的本性和自然性，总有一天，会遭到“忘记”的报复……

因此，《欲望草》并非仅仅是表现物资匮乏和饥饿，物资匮乏和饥饿不过是舞台最后的一道帷幕，帷幕后面，都是一些尚未化妆登台的原初之人……

透过这些原初之人，看看本来的我们自己，或许就会明白，在舞台上，我们的角色极限在哪儿？

宋学臻

二〇〇二年三月七日

目 录

卷一

夜合欢树	001
江村夜	009
仇家	016
福才	025
福华的小提琴	031
夜偷	037
初识	048
老少牧牛	055
矢君子花藤	062
吊在树上的女子	069
搜赃	078
旧念如新	089
唐娣	097

卷二

初夜	103
水麦粳	114
琴声	123
诱惑	140
黄雀是谁	149
分饭	159
山凤凰	164
纳凉话盗	171
流言	178

把柄	190
报应	203

卷三

洪水	219
困在孤岛	231
慧姑失踪	242
求嫂	248
凶兆	256
哭歌	261
夜罪	268
大喜日子	274
弃婴	288
好好改造	298
好歌坏歌	305
悔过书	311
芭茅林	317
过年	323

卷四

狗咬魂	329
投水	341
欲哭无泪	353
两座新坟	359
女人临事	364
〈希腊神话〉	371
断弦	378
赠书	388
处死麻斑狗	394
斗争会	401
托孤	410
枯枝骨朵	417



卷一

夜合欢树

鲢巴终于把这棵半大的夜合欢树砍倒了。

夜合欢树青枝绿叶，水气异常充足。鲢巴挥刀小心砍它的时候，一边欣赏青灰色树皮下面雪白的肌肤，一边吮吸雪白肌肤散发的股股清甜气息。将倒的夜合欢树慢慢倾斜，缓缓躺下，槐般碧绿的叶子拂在身上，气息更浓地向他袭来。伴随夜合欢树的最后倒下，鲢巴微醉一般跌坐地上，脊背倚着坡上浅草，双腿叉开，砍刀丢在两腿之间。这时天空很蓝，柔和的阳光洒在山下沙滩上。鲢巴举头却看不见那一轮太阳，太阳还在这一座山的背后。

今天的一背篋烧柴又到手了。想到这点，就舒心意。不禁伸手抚摸夜合欢树青嫩柔和的叶子，便有一种

不可言传的舒适感，渐渐浸进他的指头，再沿手臂上升到脑门，人就顿时有点晕乎乎的了。稍倾又从脑门下沉，沿脊背到股沟，顺股沟传导到雀儿那里，雀儿一颤一颤的便有了些感觉，就想屙尿。

于是站起来，稍挪两步，从腰间棉带子打结的地方把裤子拉下，掏出雀儿。这阵雀儿已比先前长大，把在手上，颇感满足。便将雀儿正对树桩上被他砍烂的雪白肌肉，哗哗尿将起来。一道弧形的水柱延伸出去，温热的尿鼓着泡沫与雪白的肌肉搅在一起，似乎满足了心中某种欲望。

尿完，仍定定的注目树桩，看他的尿是怎样被雪白的木屑吸收，之后，才回转身来，双手仍握雀儿，并低头去看，却没有看出异常情况。老实说，他十分羡慕凯子的雀儿——是和凯子一道洗澡时发现的。凯子的雀儿桩桩周围已萌发一些浅黑的绒毛，衬托得雀儿十分雄伟。

看着看着，又止不住把雀儿头上一层薄皮翻开，露出里面嫩红、光滑而又潮湿的肉来。冷风一吹，感觉强烈，只得放手，让薄皮重新覆盖了它……

猛一抬头，看见山下走来两人。立刻惊惶，脸儿羞红，赶快将裤腰往棉带子里边一塞，退后一步，躲到夜合欢树后面。稍倾，才透过枝叶往下窥瞧，认出来人是福才三哥和慧姑。看样子他们并没有发现他刚才的举动，心才稍安了。福才高大魁梧的身躯此时在居高临下的鲢巴看来显得低矮，相反，慧姑却依然身材修长。

虽是长辈的慧姑，却比福才小几岁。若论长相，慧姑算不得漂亮，但“女长十八一枝花”，正在这个年龄段上，尽管大食堂的供给早就朝不保夕了，她依然循着姑娘的规

律照长不误。

当然，鲢巴也听到一些传闻，说慧姑家从福才那儿得了不少好处……

鲢巴见是他二人，本不必介意，因鲢巴和他俩同宗同族，一个他喊哥，一个他喊姑，他偷砍树木的事他们断不会说出去。况且，这棵被他砍倒的夜合欢树到底属于他们河坝这个村还是属于山上那个村尚不能明确判别，因它正好长在山与山交界的浅沟里。刚才下刀砍时，他很谨慎，生怕叮叮的砍树声传到山顶人家耳朵里。要是这树果然是山顶那个村的，被听见就糟了。

此刻他没有暴露自己，只是想看看福才和慧姑进山去干什么。

这时，他二人正从山麓的浅水石磴上踏过。过水便入山沟，沟名笋子沟，又深又长，一条羊肠小道弯弯绕绕通往山顶。沟虽名叫“笋子沟”，却并不见竹，倒以檀木、马桑之类的灌木为主。也许若干年前，这里是竹丛密集的吧？到底什么原因使所有的竹一下子都没了？鲢巴实在不得而知。

当他再次探头往下看时，走在前面的福才正转身拉了慧姑的手，将她拉上进山沟的一级石阶。是村民们依山崖打凿的并不规范的石级，有的高，有的矮，一般人攀登并不难，可福才还是主动拉了慧姑一把。

福才和慧姑都挎了个蓝布包，看来是去岷江对岸的镇街办事。可现在是枯水季节，江村旁边的上渡口有渡船，何必还要上山绕个大圈子去下渡口过河呢？

鲢巴不由得产生了某种联想……忽然山风一吹，鲢

巴一愣，便赶快将联想止住，并努力加以否认。慧是姑姑，是长辈哩！岂是其他什么人？

可是一走神儿，奇怪的联想又拱动起来……

一切都因慧的水灵，因为慧那鲜花般的年龄。

福才和慧姑的身影完全消失，但一根看不见的线总是牵引着鲢巴，要他跟下去仔细看个究竟。

他最终还是约束住了自己。一是他在高高的山崖上，还得绕好多路才能跟上他们；二是眼前这棵砍倒的树，他得赶快把它处理掉才行。

青天白日的，量他福才也不会干出什么事来！他心里如此宽解着。何况，一切都只是他的联想罢了。福才是大队会计、民兵连长，慧姑是小队的现金保管，二人因工作关系在一道也是常事。不朝那方面联想就是了。

不知什么缘故，近段时间来的鲢巴，总爱朝那方面发挥想像。而过去，是从不会有的现象。他不知道自己快要长大了，声带正在发生变化，有点鸭公头的嘎哑之声。

鲢巴把夜合欢树一枝解，分层次装进背篋。抬眼一望辽阔的沙坝，一条又黑又瘦的老水牛正越过沙滩，向瓦厂沟的进山口缓缓行去。水牛前边一个不大的人影，凭走路的姿态，鲢巴认出是凯子。人行的缓慢速度和水牛相当，二者之间肯定是一条紧绷着的牛绳。鲢巴在远处，看不见那条细细的牛绳，只能根据凯子一条向后伸着的胳膊和水牛努力向前翘起的头来判断：那牛绳一定是紧绷着的，如一根拧紧着的琴弦。

鲢巴真有些担心，那老牛的鼻子说不定又要拉坏了。凯子已经拉坏过一回，又重新在牛鼻子上穿了孔。

重新穿孔的时候，鲢巴在场，看见老牛痛得直淌泪。凯子却不吸取教训，还这么使劲拉，迟早不再拉坏一回才怪。

鲢巴张望良久，只见人和牛大小两个黑点，在波光潋潋的养生湖上留下一道弯弯曲曲的长影。

从个人关系说，鲢巴和凯子很好，二人常在一道，一个放牛，一个打柴。但鲢巴这个宗族较大，在河坝盘踞繁衍的历史悠久，因此人多势众。而凯子家和另外几户外姓，便被淹没在这个大族的汪洋中了。出于方方面面的原因，几户小姓对这个大族很嫉恨。这中间当然也包括凯子，尽管他在鲢巴面前不吐一辞，鲢巴心中也明白。

有一回，鲢巴对凯子说：“你恨我们这个姓？”

天生谨慎的凯子摇头否认。

鲢巴又说：“但是不管怎样，我和你是朋友，你不能把我看作其他人一样……我问你，你最恨我们族中哪一个？你告诉我，我决不说出去。”

凯子不言语。

鲢巴急了：“你真不相信我么？”

凯子摇头。

“你就说一说，我决不泄漏。”

凯子迟疑着，说他恨福章，福章曾整过他父亲。

鲢巴立即提到另一户小姓：“可是那个人呢？我是说烂皮球，听说土地改革时，他把煤油浇在你父亲头上点火烧，把你父亲的耳朵也烧焦了……好狠心呵……”

凯子无言，表示默认。

鲢巴说：“坏的只是几个人，不是一个姓。”

凯子才点了点头……

那牛、那人大小两团黑影渐渐与山连在一起了，仿佛山口有很强的吸引力，把两个影子吸进去，吞噬了，一切又回复先前那样：宽宽荡荡的河坝，波光粼粼的湖水，无声无息的村子，如墨如云的竹树，半青半黄的麦苗……此刻，仿佛标志人间生命的东西都不复存在了。没有一丝炊烟，大食堂停火，人家户无炊，整个河坝从北到南一片饥饿状态。人呢？偌大个江村不足两百人，但个个没精打采、无声无息地分散着，干毫无效益的农活，被完全静寂的世界融没了……

鲢巴将满载的背篋用绳子捆了个结结实实，然后挪到一处空旷的地方，轻轻一推，就沿斜坡碌碌滚下去了。他空着双手，轻轻松松梭下山崖。

夜合欢树树干被裁成许多较短的木棒，排列在背篋下面，细小的枝叶覆盖在面上，恍眼看去，他只是上山剔了些树枝而已。鲢巴下得山来，将满背篋湿柴背了，一步步踏过浅水上的石磴，越过沙滩和草坪，向村庄走去。

正长个头，力气不济，越走，越感觉背负的沉重。但是鲢巴极有韧性，哪怕挣得涨红了脸，几乎九十度弯了腰，仍咬紧牙关撑持着，不愿停下来歇气。他知道，不能歇，腹中空空，不可久耐，若不一鼓作气走回去，便可能出现虚汗直冒、浑身软弱无力就要瘫倒那种状况。多年以后，他才明白，这便是医书上说的“虚脱”。

鲢巴十分吃力地爬上村庄所在的高河坎时，就碰上福才三哥的妻子素萍。她刚从竹林中走出来，怀中抱着儿子，看样子是去鲢巴姨娘家。姨娘眼不好，不能外出干农活，队里便安排她看管三五个尚不能走路的孩子，相似于现今的家庭托儿所。鲢巴和姐姐、母亲三娘母刚从千里之外迁徙回来，暂时还住在姨娘家。因此，素萍三嫂去姨娘家，就等于去他家。

还没容鲢巴开口喊三嫂，素萍就十分惊讶地说道：“哎呀，小兄弟，背这么多，看压坏了腰，还未满力呢！”

好亲切柔和的声音呵！鲢巴听得极舒坦。他最爱听这位三嫂说话，她的声音同她天生的皮肤一样纯净可爱。他认为素萍三嫂是江村妇女中最美的一个，虽然她从不讲究修饰，一头短发随意披着，不用一根发夹或头绳。出门总是一双赤足，甚至冬天也如此。那足肥嘟嘟的，和她丰满的身体十分相配。

素萍三嫂皮肤白嫩，眼睛黑亮，身体各部都搭配得很好，使人感觉很美。慧姑怎能同她比呢？可是福才为什么……

鲢巴又莫名其妙地走了神。确实，他毫无根据，也绝没听人议论过什么，他仅仅凭感觉，或者说仅仅凭联想而已……

可是，他为什么会这样感觉和联想呢？

福才养的那条闻名遐迩的麻斑狗正跟在素萍身后，鲢巴不由得一惊。

方圆十里都早没有狗了，只有福才还养着这么一条大狗。

麻斑狗和鲢巴是死对头，全是鲢巴曾和它树敌的缘